



# 一樣的 不一樣的 這個年代

現為 151 艦隊小艇大隊少校輔導長／錢尹鑫

那天，是我十二歲的生日，是我演講比賽第一名的日子，我緊握住獎狀跑回家，迫不及待想和阿嬤說「阿嬤！阿嬤！」木門沒關，房子裡沒有人影，牛舍、田寮也沒看到，兩頭牛餓得嗷嗷叫，蚊子蒼蠅飛啊飛的，我邊找邊埋怨她到底去哪裡了？我靠在泥土壁坐下等阿嬤回來，月娘出來了，黑黑的腳丫長滿蚊子叮的紅，阿嬤還是沒有回家，從此以後再也沒回家過「阿嬤……。」

隔日，天還矇矓亮，黃毛就痛得呻吟，阿嬤喊我起床幫忙端熱水，因為牠要生小牛了，阿嬤親自接生，我坐在外面的矮凳望著晨霧發呆，好像睡著了又好像醒著。腦袋想著，我們唯一的黃牛生小牛了，生一頭，生兩頭，生好多好多頭就可以賣錢，阿嬤就可以穿草鞋，不用赤腳被螞蟻咬和稗草割傷，我也能買吃不完的清冰，在阿春面前多得意咧……「牛頭！賣作冥夢啊，跟來倒手腳！」我的美夢被阿嬤打醒，進到了牛舍，還有乾草混雜牛屎的味道，新生的牛還站不穩，阿嬤幫牠洗掉身上的血跡，溫溫的、小小的，「憨因仔！這細隻的犢等到大還久呢！而且我們沒剩下的錢配種了，不過，這頭牛還真水呢！」

「錢！又是錢！」阿嬤失蹤一個月了，爸媽只好把我接回來住。「哪有人一天到晚都在繳學費？你爸賺的錢還不夠家裡吃三餐，你還有兩個弟弟要養呢。」阿母說著就掉眼淚「你們都欺負我，雖然我母丟棄我，但是外省爸領我回來時多惜我？對我多好啊！你是不是我親生母的陰魂轉世來苦毒我的？你講啊！」，阿母的身世在我的心中像神秘人一樣難懂，看她眼眶紅紅，我趕快拉著

兩個年幼的弟弟離開。爸爸和大伯差了十九歲，我三歲時阿公過世後伯母就吵著分財產，他們不給阿嬤住大房子，阿嬤住在小茅屋裡，而且從來沒去看她，雖然阿嬤疼我，但想到大伯和大孫，總會心肝痛痛。

我為了看布袋戲，拖著兩個弟弟蹲在大伯家門口偷看電視「哈哈！窮鬼，又到我家看戲，沒錢！沒錢！沒屁眼！」大堂哥搖頭晃腦的跑出來嘲笑我，肥手肥腳的肉雞，我一拳就倒，但我並不想理他。「看招！」電視裡的打的正精彩，喀的一聲原來是大伯母把電視切掉。「你這小孩，不回家還賴在這裡，走啦走啦！」我默默的站起來，抬頭一看見滿是厭惡的臉，還有後面的鬼臉，我一直很想知道，為什麼大伯家和我家一樣窮，就多了一臺的黑白電視？多一齣齣我最愛的布袋戲？走了兩步路，又聽見電視聲響起「半生閒隱今終止……一步江湖無盡期……。」

晚餐的時間，海邊的夕陽像金粉灑在水上真美，我卻和阿輝仔打架輸了沒有心情欣賞「阿嬤……」，「牛頭仔！唉呦！你怎會全身髒兮兮？還有傷口？你跟誰打架，緊來勾藥。」阿爸阿母在遠方工廠做工，我很小就被送來和阿嬤住，住在只有一間大的小茅屋，旁邊連著牛舍，牆壁是泥土砌成的，只要下大雨，屋頂的乾草會漏水，屋內也會下大雨，裡頭只有一張乾草床，一件小被單，三個小凳子，和一個很破舊的廚櫃放鍋碗雜物，就沒有別的東西。我傷口痛得抱著阿嬤大哭，「我的乖孫，牛頭，阿嬤惜。」膝蓋一大片皮都沒了，阿嬤用草藥汁塗抹在上面，很溫柔，很細心，那一刻我覺得阿嬤是全天下最美麗的女生。忍痛和阿嬤坐在屋外的板凳吃飯，缺了兩角的碗公，裝了四分之一的粥，我兩口就舔完碗裡的稀飯，還是很餓卻不敢多要。我告訴阿嬤今天我不小心擋住隔壁村的阿輝仔的路，他就揮拳揍我，所以受傷跌倒，阿嬤聽了生氣，眉頭都皺了，阿嬤很少有這個表情，她馬上拉我走到阿輝仔家找他爸媽「理論」，阿輝的爸爸紮實打了他一頓，並向我道歉，我心裡偷偷的笑，偷偷的感謝阿嬤。回家時已經晚了，路上黑漆漆，還刮起大風，呼呼的叫，屋頂隨時快掀開，可是我一點都不怕，在床上我抱著阿嬤，看她微微的笑，摸她的細細的紋，我很快就進入甜美的夢鄉。

靜靜地看著牛頭「他真的是所謂草莓族的八年級嗎？為什麼少了分該有的稚氣？怎麼多了分歷經滄桑的成熟穩重？甚至是冷漠……。」我與他認識這麼久了，依然猜不透。只有在提到奶奶的慈祥，他才會露出靦腆的笑容。「我是阿嬤一手拉拔大的，今天的一分成就，都是她一百分的功勞。」他總是這樣說。

升上初中，爸媽早就回來開業了，但我們家還是一樣窮。在檳榔西施未興盛的時代，我滿手就沾了一堆石灰，從剪頭尾，剖肚肉，泡食用水，塞石灰，到貼落花，國小時我就得樣樣學樣做，剛開始左手都被自己剪得一個洞一個洞的，鮮血直流還是照做，現在，我閉著眼都會。賣檳榔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，尤其是小混混，我常常晚上佔到他們地盤被追打，半夜都嚇得作惡夢。檳榔有季節性，空閒時遇見來我們攤位泡茶的人客，不管職業，不論年紀，都打著赤膊，踩著赤腳，輕鬆的來這「開講」，還有位五十多歲的高中老師，名字是嚴八福，我私下都稱他鹽巴老師，他就常告訴我他教書遇到好玩的事，對我將來的學業也幫助很多很多。當然大多時候還是心酸的，每到過年過節，我就必須忙得焦頭爛額，看見穿漂亮衣服的小朋友和父母出來玩，我總是淚水往肚裡吞，抱怨著上天的不公平，然後……繼續賣檳榔。我這個年代，物質已經逐漸不缺而我家是個例外，雖然被別人嘲笑習慣，但我最害怕、最丟臉的事，還是站在街角賣檳榔一遇到同學。

在上小學的前一個月吧！我，阿春，阿鳴，小朱和我忘掉姓名的朋友們，玩膩了跳格子以後，其他人鬧著要到山上「控油」，我們還蹣手蹣腳的溜到阿鳴家的地瓜田裡偷挖，全部的人在田地，阿鳴負責把風，直到大家滿手土味，衣服包滿半大不小又帶根的地瓜，聽到阿鳴喊：「我爸拿掃把來了，快逃啊！」我們一行人，邊跑邊掉地瓜的往山裡竄，鳴爸氣喘如牛，圓滾滾的身材根本追不到。山路像阿春家的廚房，他閉眼都會繞，他說每次被他喝酒醉的爸爸追打，就逃到這裡的山洞。因為阿嬤說這裡有蛇，不可以到山裡玩，所以我在這是路痴。阿春很快找到地方，大家分工合作，我們使用原始的鑽木取火，拿廢墟裡的土塊疊得高高密密的，等到能吃的時候，全部的人都比非洲難民還黑還累，也已經黃昏了。地瓜幾乎都沒熟，但我吃得很快樂，很有成就感……。

「喇！喇！落雨啦！」突然下起大雨，連地瓜都吃不到幾口，我們像逃難一樣急忙衝回家。阿嬤擔心我許久，見到我，連忙端上熱熱稀稀的粥叫我喝下。在小茅屋的後方，有一口露天的井，阿嬤看我又滿身泥濘的回家，催促我去洗澡，我洗得心不在焉，心中不停的想又是水這麼多的飯，阿嬤怎麼吃得飽？今天的地瓜好可惜，明天一定要去挖出來，我暗自作了這個決定。隔一天，天公不作美，雨還是下很大，我趁著阿嬤穿著蓑衣到田裡的時候，往山的方向跑，走啊走的，我越走越害怕，因為很多岔路，我根本忘記昨日的地方，雨仍然在下，為了躲雨，我只好在山洞裡坐下，又冷又餓，一直喊著阿嬤，喊到睡著。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被山洞裡的水滴在臉上而醒，一時忘了自己在哪，看著外頭灰灰暗暗的天，聽著霹靂啦啦的雨，才想到自己是出來找地瓜的，我開始覺得會在山洞會餓死，被大蛇吃掉，然後都沒人發現，想到這我不禁大哭起來「阿嬤！」。「牛

頭仔！」咦？是不是我嚇昏？我聽到阿嬤的聲音「阿嬤！」我聽到了好多人的聲音……

「牛頭在這裡啦！」原來村子一半的人都來找我了，我看見阿嬤疲憊的身子朝我奔來抱住我「慫因仔！沒代誌了！」我在阿嬤的懷裡哭，感到一陣暈眩，最後我的臉碰到一滴阿嬤熱熱濕濕的淚水，就沒有知覺了。我昏迷整整三天，從此，我不論去哪裡都會告訴阿嬤。

放學後，要幫忙拿著檳榔到處兜售到晚上十點，尤其村裡辦活動人多的時候。至於哪天辦的廟會我忘了，我擠在人群裡拼命問著別人要不要買檳榔。「阿伯，要買檳榔嗎？」大概是都市來的人客吧！眼睛睜大大的看我一副乞丐樣，我都不好意思起來。「因仔，你幾歲？怎麼跑出來賣檳榔？」一堆人投以同情的眼光瞧過來。「不過我不吃檳榔耶！不然，我有五百元，通通給你，可以買幾包？」很多人紛紛跟著阿伯拿錢給我，從沒看到這麼多錢的我，一時眼花撩亂，後來我才知道那位好心的阿伯是位校長。眾人逐漸散去，我躲在樹下數錢，哇！有一千元！我們一個月，不，兩個月都不用煩惱吃不飽，可不是每天都這麼好賺的，常常一晚只有賣出十包不到呢！今天可以提早收工了。「咦？牛頭，你怎麼蹲在這裡？」正在陶醉的同時，我聽見這聲音，差點嚇暈了，拔腿就跑……「牛頭！牛頭！」。莊宛俞，我國小和國中的同班同學，個子高挑，長得很可愛，笑起來有兩個深深的酒窩，兩個辮子每天梳得很整齊，很烏黑亮麗，她功課好，很多男生喜歡，只有她不會笑我，而且常常幫我出氣，逗她也不會生氣，只會翹起紅嘟嘟的小嘴，假裝不理你。我經常抓起她的辮子就跑，掀她的裙子。當然，偶爾也會和她討論功課。有一次她問我數學題目，臉不知不覺靠近，她突然看我，臉頰紅紅的，眼睛有點像想睡的迷濛，親了我一下然後就跑走了，我覺得很神氣，她一定喜歡我，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喜歡莊宛俞，班上同學又愛起哄，好像我們真的是一對。但是，現在我只是抓著錢往家拼了命跑，跌倒了滿臉泥巴還是不停的跑，我感到丟臉，比任何人嘲弄我都還丟臉，我的自尊心在隱隱作祟，我害怕她知道我賣檳榔會不要我，會跟其他人一樣笑我，我受不了這個打擊，我想起了失蹤已久的阿嬤，想問她該怎麼辦？「阿嬤！阿嬤！」後來的一年，我沒再和莊宛俞說過一句話。

阿嬤牽著我的手，送我到路口等小隊長。我穿著阿春哥哥留下的卡吉制服，右手腕還留有一大片黑墨水的印子，戴一頂嶄新的黃帽子，有了阿嬤親手縫的黑布書包，隔壁阿石公送的白布鞋，我不禁對未來的國小生活充滿期待。第一天上學，我高高興興的牽阿嬤的手等小路隊長。回頭看朝我揮手的阿嬤，覺得心裡好甜，前方的隊長，我總有一天會和他一樣厲害。這種糖果般的感覺，在踏入教室的那刻就不見了，因為其他人的爸爸媽媽都站在窗外看自己的寶貝孩子，只有我穿一

身舊舊的大衣服，瘦瘦黑黑的，我都感到格格不入。大家瞪起眼看我，我只能傻傻的笑來回應。

「哇！媽咪，我不要坐他旁邊，他醜醜！」一個小女孩像看到怪物，哭著朝門口的一位阿姨跑去，其他人也開始議論紛紛，我羞愧的想挖地洞躲起來。下課後，我對阿嬤說再也不去學校了。有了阿嬤的鼓勵，和導師的教誨，兩次月考我爭氣的全部考前三名！可是，上學被人笑的日子每天依舊上演，終於在二年級，擔任班長，同學們也漸漸不再嘲笑我。

「喂！牛頭，是你啊，我正在寫稿，對，是你的故事呀！為什麼你叫牛頭呢？」我掛斷手機後，對著鍵盤發呆許久，回想剛才的話。「嗯！我第一件夾克外套是在三歲時阿嬤用全部積蓄買的，後面圖案是小牛的標誌，我穿到國小都還不肯換呢！哈哈哈哈哈！阿嬤到哪裡了？她一定還在路口送我去學校，向我揮手吧！唉……。」連我，都感受到那分深深的落寞與孤獨……。

「在我的生命中，早已有不可取代的女人。」這是女孩對我告白時，我下意識對她說的第一句話。雖然覺得對不起，可是我仍思念我的阿嬤。高中了，為了能方便回小茅屋與考量交通費，我放棄讀省中，改讀別的高中，我變得高瘦，也變得更加沉默，當時社團成果發表的日子，身為教學幹部的我，帶著媽媽省吃儉用買的吉他，在台上忘我的彈奏著。兩曲完畢，一陣歡呼與鼓掌聲洶湧而來，我看著前面黑壓壓的人，看著笑容滿面的社長，彷彿，也看到了阿嬤。成發結束後，我走到投幣式的電話筒前，打了通電話：「阿嬤！阿嬤！是我牛頭啦！妳沒來看我表演喔！好可惜，好多人拍手耶！對啊，妳孫子多棒妳甘知？阿嬤，妳有聽到嗎？」說著說著，我好久不曾掉下的眼淚，又止不住的流下……「阿嬤！」「中原標準時間十二點零三分，嘟嘟嘟……」「阿嬤！阿嬤！妳在哪裡？牛頭好想妳，妳在哪裡？牛頭用功讀書，乖乖聽話，妳來看看我嘛！好嗎？……」我像發了瘋似的，已經看不清楚了，說不清楚了……。

老師留我下來免費課後輔導，所以我晚了點才回去小茅屋，手裡還拿著老師送的白米。「阿嬤……阿嬤……我回來了！人咧？」我焦急的在屋裡屋外找阿嬤，「阿嬤……妳怎麼倒在這裡？土地冷吱吱的，我扶妳到床上躺。」我發現阿嬤倒在空了的牛舍前，看她嘴唇發白，臉色灰暗，我不相信她是昏倒生病，一直灌她熱水。「牛頭……你回來囉！我心甘很痛，很痛，去隔壁阿石公借看看有沒有藥來吃，黃毛仔母子也還沒吃啊！」阿嬤已經痛到忘記黃毛那兩隻牛在三年前早就賣了，我趕緊安慰她說：「好，好，阿嬤，我有帶白米回來，我去隔壁煮好給妳吃，休息一下就沒事了，沒事了。」我急得掙脫阿嬤緊抓我的手，跑去隔壁借一瓶奇怪的「百草散」，阿石公堅持能治百病。我煮好了白飯，端回屋裡，阿嬤緊閉的眼聞到香噴噴的飯又勉強睜開「是白米飯，

不是稀飯呢！好好吃……。」我餵了阿嬤兩口，她說些嘍語又閉上眼睛睡著了，我慢慢的多餵幾口，百草散讓她和著溫開水服下，看她薄薄的眼皮裡輕微的轉，動啊動的，她一定是作什麼美夢。唉！她辛苦的大半輩子都是為這碗白米，等到真正有米，她卻沒力氣吃了。這個夜，涼風吹，很舒服，我牽著阿嬤的手趴在床邊睡著。早上，被阿石公養的雞吵醒，哇！太陽這麼大了，田地的穀子要去顧，正在想的同時，我驚覺阿嬤還握住我的手還未醒，阿嬤不曾這樣睡的！「阿爸！阿母！阿石公！」我不懂他們為什麼突然來？阿爸把阿嬤背起，說阿嬤生病，要去看醫生。我回到了爸媽的住處一個月，除了上學，我只可以待家裡，我吵著要見阿嬤，阿母說，阿嬤早就有心臟病，太過勞累發作了，鄉下小診所不敢收，她正在市區的大醫院治病，明天就要回家，我再搬回去。等了一晚，我回到小屋子，阿爸正在勸她回家一起住，阿嬤堅持不要，自己住在阿公留下的小茅屋就好，而且有我照顧，爸求不動她，留一堆藥和補品放在地上，交待我要阿嬤按時吃藥的話，就鎖著眉頭帶阿母走了。我過去抱阿嬤，阿嬤滴著眼淚喊我的名：「牛頭仔！牛頭！我的乖孫耶！」阿嬤的頭髮全變白，整個人瘦一大圈，皺紋也更深，走路時都要拿輔助鋁架，她也沒辦法下田了，每天坐在床上等我回家，放學的工作是到田裡除雜草，整理房子，幫她擦身體，煮飯餵她吃，讓她吃藥，邊寫功課邊說故事給她聽，還有唱歌哄她睡，我不覺得累，不覺得苦，我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，日復一日，只要阿嬤陪在我身旁，做什麼都願意。而這年，我只有九歲。

最得意的事啊！大概是從十八歲起，我就沒向爸媽拿過一毛錢，反而開始支付全家的開銷。我理所當然的到軍校報到，孤身上台北讀書，接受魔鬼式的訓練。受訓時，有一次病痛纏身突然醒來，還是頭昏腦脹，原來我這兩日發燒到四十度，同學在我昏倒的前一刻，把我送到醫院「上呼吸道感染！小老弟！」。醫官拍拍我的肩。這件事，我不但沒有向家中拿補品，到現在仍然憋在心裡，怎麼能讓父母擔心？我的苦，從小就習慣自己吃，每次的會客，我都說很快樂，很平安，而不敢把平日練槍的傷給阿母看到。當然，也認識很多同甘共苦的弟兄們，苦悶的日子很快就剩半年。第一次上海軍艦艇時，我像劉姥姥逛大觀園的到處驚喜，看著大海，咦？都和想的不一樣，非但沒有雄糾氣昂的壯志，反而吐了滿地。畢業典禮，壯觀的人數唯獨少了誰…，摸著自己的官徽，千辛萬苦的走來，我還是很感謝我的母校，讓我成長，讓我變成真正的男人，想告訴失蹤已久的阿嬤，我已經長大了。

清晨，牛頭帶我走在家旁的河堤，撿貝殼，看大海，那片臺灣海峽就如他的雙瞳，黑漆深邃而憂鬱，像偶像劇的男主角一樣。他手裡拿著一枚乳白色螺旋狀的貝殼遞給我。「嚀！送妳的！」「好

漂亮喔！」他拉我從海灘上走向河堤坐下。「唉！我的身世會不會太像小說了？別人會不會不信？而且，阿嬤就同大海撈針一樣難找，妳恐怕永遠都沒辦法寫到結局。」「其實，你一直都忘了，阿嬤不管去哪裡，她永遠活在你的心中，不是嗎？」「『半生閒隱今終止，一步江湖無盡期。』布袋戲看這麼久，我到今日才深刻了解這句話的悲哀，阿嬤失蹤的事，我藏在心裡好久，從未向人提起，直到現在……。」

「牛頭！你還在這裡翹頭，走，跟我回家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。」牛頭的阿爸會來找他，一定是個很重要的事，我向他們父子告別辭行，搭上火車回家。過了一天，牛頭來電說有事告訴我，就匆忙的掛上電話。「什麼事呢？這麼急？」我們在火車站碰頭，看他一夜沒有睡好的樣子：「我告訴你，我，我，我找到阿嬤了！」說著，就緊抱起我猛掉眼淚，一點也不顧眾人的眼光。「阿嬤！阿嬤！」他重覆低語著。「怎麼了？乖！不哭不哭！到別的地方慢慢說嘛！這兒不好看。」我隱約猜到結果，像媽媽似的不斷安慰著也硬把他拖去公園。「昨天，我們全家上山，繞了很遠很遠的路，拿鐮刀、香、紙錢和鮮花走近了公墓群，我的心跳告訴我一定會發生不好的事情，走在最前面的阿爸突然停在一個簡陋的墓碑前，他叫我走過去上香，我睜著眼看墓上的字，久久不能動，我抱著冰冷的墓，到了大家都下山的黃昏才放開，把我積欠九年的淚水一次還給深愛的她。」看他抓頭痛不欲生的表情，我有些不忍。「怎麼可以？她怎麼可以離我而去？她總是盼我長大，盼我有成就，盼我結婚生子……原來每個人都騙我，原來我參加演講比賽而沒辦法看她最後一面，原來沒陪她走的有無情的伯母、不孝的堂哥，還有我，還有我，原來我們家窮的沒有幫她好好辦場葬禮，原來我問大家阿嬤去哪兒是大家不肯說，原來我夜夜夢見阿嬤蹲在墓地哭泣是真的，原來我永遠沒辦法對阿嬤盡孝道，天啊！都是我的錯！我不參加演講就好了，不參加演講就好了，都是我的錯……」「…我帶你回家。」一路上他都失了魂似的碎碎唸，好不容易回到牛頭家，我和他弟合力抬他上床。他緊抱著我，抽蓄著，眼神空洞。我想，牛頭或許回到十年前，把我當了他奶奶，他多麼的想依偎，想撒嬌，想回憶。終於，他逐漸緩和睡著「阿嬤……不要走……」我悄悄地離開房間。

又過了三個月後，牛頭處理完他阿嬤補辦的喪禮，我們依然坐在河堤上。「你……傷口好點了嗎？」我關心的問著，他拭去眼角的一滴淚。「好多了。」他偷偷的牽起我的手，「還有那天……謝謝妳。」我們相視而笑，一起看著那片雨過天晴的湛藍，屬於這個年代的臺灣海峽……。

## 海軍軍官 讀者意見調查

A. 本刊物哪些文章或題材合乎您的興趣且內容令您滿意？

B. 您希望本刊後續選擇以哪些題材為主題？

C. 您覺得本刊全新改版之之整體編輯設計、編排方式是否令您滿意？

滿意 尚可 不滿意

意見：\_\_\_\_\_

D. 本刊吸引您閱讀的原因是（可複選）

可增進新知 可供資料蒐整 與本身職務相關 文章內容引人入勝

其他原因：\_\_\_\_\_

基本資料（本欄僅為統計之參考，請放心填寫）

姓名 \_\_\_\_\_ 職業 \_\_\_\_\_ 職務 \_\_\_\_\_ 電話 \_\_\_\_\_

海軍軍官 季刊 第38卷第2期 中華民國108年5月 Quarterly No.2, Vol. 38 2019.5

### 徵稿簡則

- 一、本刊為海軍綜合性刊物，提供本校教官（師）、學生及本軍學術研究寫作園地，藉以促進研究風氣，培養術德兼備及具發展潛力之海軍軍官，達成本校教育使命，其宗旨如下：  
(一)研究自然科學、管理科學與人文科學等科學新知，啟發人文哲學思想與建軍理念。  
(二)研究海軍科學、作戰、戰術與戰具等海軍知識，提升國防科技，切合海軍「建軍備戰」、「教育訓練」之目標。  
(三)報導海軍學校教育政策、活動、典型人物介紹及生活資訊報導等。  
(四)砥礪學生品德與忠貞節操，培養並推廣本軍寫作與研究之風氣。
- 二、來稿以創作為主，且優先選登，或譯作以不超過每期篇幅50%為限，來稿內容應慎防涉及軍事機密，並格遵保密規定；請勿一稿兩投或抄襲。
- 三、來稿以五千字至八千字為度，如原文過長，得由本社考量分期刊出。
- 四、來稿請以稿紙橫寫或A4紙張直式橫書印製，字跡務請繕寫清楚或附電子檔案，如附圖片請以清晰為要，電子圖檔解析度300dpi以上以利印刷，稿末請加註姓名、身分證號、學歷、經歷、現職、聯絡電話及地址；譯作請另附原文影本。
- 五、本刊對文稿有刪改權，投稿一律不退還，稿酬從優，每千字680元至1020元，圖片一幀270元，以不超過每期預算為原則，一經採用，未經本社同意，不得翻印、抄襲或挪作其他運用（請自行至本校全球資訊網／行政單位／教務處／著作權授權書，下載「海軍軍官季刊著作授權書」後，併同稿件寄達本校。）
- 六、來稿請寄左營郵政90175號信箱「海軍軍官季刊」收，或逕送本社。
- 七、凡學術型稿件請依以下「註釋體例」纂稿：  
(一)所有引註均需詳列來源，如引註係轉引其他論文、著作，須另行註明，不得逕自錄引。  
(二)專著須依次列出作者、(譯者)、書名、出版書局、出版年份、(版次)、頁碼。格式如下：  
中、日文專書：作者，《書名》，(出版地：書局，年月)，頁X-X。  
西文專書：Author's full name,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, (Place of publication: Publisher, Year), P.X or PP.X-X  
(三)論文、雜誌、期刊等須依次列出作者、篇名、編輯者、書名、出版地、出版書局、出版年份、(版次)、頁碼。(期刊出版地、出版者可省略)格式如下：  
中、日文論文：作者，〈篇名〉，編輯者，《書名》，(出版地：書局，年月)，頁X-X。  
西文論文：Author's full name, Title of the redactor,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, (Place of publication: Publisher, Year), P.X or. PP.X-X。  
(四)第一次引註須注明完整之資料來源，第二次以後得採一般學術論文之省略方式，為全文使用方式應相同。